

獵神

作者: 龍馬

Powered by [紙言](#)

序篇

《獵神－序篇》

鴉雀群飛，翠綠的樹林剎那間滲出一層層仙氣，並如決堤般擴散至整片森林。雲圍霧繞，木刻山雖如仙境般夢幻，但同時亦添幾分陰森與怪異。

濃霧裡影影幢幢，突然間，有一團小火球在霧裡亮起，只見火球在半空中左右飄搖著。仔細一看，怪火竟然將雲霧一層層燃燒起來！仙霧似乎略帶人性，只要火到之處，雲霧均隨即驅散。原來神秘的怪火是木杖頂部的一團火種，一個穿上樸素麻衣的老伯拿著火杖，步履蹣跚的走出。

老伯慈眉善目，背上掛著一個竹籬筐，見籬筐內放著一些草藥，老伯似乎是個採山藥的人。此時老伯左手從霧裡輕輕一拉，把一個女孩從仙霧中拉出，女孩嚇得面青，緊張的拖住老頭的手，乾咳幾聲，淚水亦隨之流出。老伯笑笑：「仙霧可以阻擋陽光，亦可以隔絕空氣。熊兒，下一次再闖木刻山，記得先閉著口鼻...」

老伯將火杖在女孩前揮一揮，女孩用力一吸，把怪火吸入肚內，再咳兩聲，黑煙從嘴巴吐出，女孩終於可以說話，聲音顫抖的道：「...唔早啲提我...以後死都唔啱呀...咁恐怖...」

老伯依舊微笑：「你唔黎，到爺爺死左，邊個去採藥？」

女孩拭乾眼眶上的淚水，賭氣的道：「咪唔賣囉！行山行到起晒水泡，成身草藥味又臭又難味，涼都沖幾次呀！睇下幾時我一把火燒光木刻山，燒死埋咁黑蜜蜂...」

老伯敲一敲邱熊的頭蓋：「黑峰善良，斷唔會襲人，我地闖入人地既家，人地先會用仙霧擋住我地既去路，無人喜歡打鬥，黑蜂亦一樣...」

老伯拖著邱熊一拐一拐的前行，其實仙霧仍然濃密，只是兩爺孫所到之處，霧氣都不敢靠近，只能在外邊圍一個圓。老伯用鼻子嗅一嗅，微微一笑：「我地到喇...」只見老伯用力把火仗插在草地上，右手從衣襟拿出一個木製的小盒子放在地面。盒子一打開，見一群白蟻走出，白蟻迅速走入霧裡，形成一條白色的蟻路。邱熊從腰間取出一個葫蘆，拔走塞子並埋在地下，葫蘆口露出地面。

不消一刻，白蟻就捧著一粒粒黃色的水珠從霧裡回來，形成另一條黃色的蟻路。只見白蟻把背上的黃色水珠倒入葫蘆口，然後走回盒子。老伯滿意的笑著：「黑蜂蜂蜜可以治癒一切損傷，白蟻嗜甜，聞到香氣就會去取。葫蘆有白蟻既氣味，白蟻先會將蜂蜜存放入葫蘆...」

老伯蹲在地上，看著白蟻，續道：「竹籬內既草藥只係幌子，蜂蜜先係靈單妙藥...」邱熊聽著恍然，原來邱氏封口金瘡藥的秘密就在黑蜂的蜂蜜。

突然，雲霧出現異常的流動，一群黑蜂竟然從霧中撲出，直飛向邱熊兩爺孫。老伯見狀奇怪，大喝一聲：「後退！」

邱熊聞言一驚，急忙躲在爺爺背後。見老伯雙手一撥，火杖頓時燃起熊熊大火，颯的一聲，四周仙氣急散。邱熊終於看清眼前樹林，但奇怪的是，樹林竟然被砍伐得支離破碎，一個個黑蜂巢倒在地上，老伯拿起火杖，向天空亂舞：「熊兒！收拾！」

老伯揮著火仗，愈舞愈快，驟眼一看，火仗竟然舞出一條火龍。邱熊未見過爺爺如此認真，心裡自知不妙，即上前把地上的葫蘆取出並架在腰間，但眼見仍有許多白蟻未回到木盒內，心想白蟻從少陪伴自己成長，而且亦是邱家世代相傳的命脈，如果未等白蟻回來就收回盒子，恐怕邱家百年基業就毀於自己手中，一時貪念，邱熊未敢收回木盒。

黑蜂愈飛愈多，如泉湧般來襲，老伯見邱熊仍未收回盒子，形勢危急，無可奈何間，倒吸一口真氣，向火仗一噴！竟然，怪火一遇真氣，霎時間變成一個巨大的火球，老伯一拉一撥，火球即時旋轉起來，黑蜂抵抗不了紛紛被扯進火球內...邱熊見狀驚喜，原來爺爺身懷絕世武學：「爺爺好厲害呀！」

老伯回頭：「笨蛋，快走！」

邱熊見爺爺露出大驚神情，感覺爺爺自知大禍臨頭，邱熊不明所以。

仙氣被火球燒著，連帶將整個樹林都燒得紅紅一片，邱熊急忙將白蟻收入盒內。其時，一把幽幽的聲音道：「老頭...知唔知道火字係點寫架？」

此人聲音陰陽怪氣，聽得邱熊打一個冷震。老伯強作鎮定：「鄉下之人，目不識字，只求自保，無心傷人！」

鬼異聲音再道：「火中藏人，此字目的告誡世人，玩火者，終有一日引火自焚！」

突然之間，一陣刺耳的嗡嗡聲發出，邱熊痛極大叫，雙手忍不住掩著耳朵，但見耳朵竟然冒出血水，紅血直流，只見老伯雙手直轟耳朵，鮮血自雙耳流出。此時，一人從仙氣中走出，見一個身穿黑衣的男人：「自廢雙耳，好！」老伯拿起火仗，與黑衣男子對打。

黑衣男仍是長居木刻山的黑峰妖王黑玄，黑玄雖然不好鬥，但其實身手不凡，而且有著近百年修為，功力自當深厚。二人對打，黑蜂妖顯然佔盡上風，不出十招，老伯已經只得捱打的份。黑蜂妖子愈打愈狠，臉上由微笑轉成憤怒：「你毀我黑蜂園，毀我子孫，此仇不報，我子孫悲怨不停！」

黑蜂妖一掌打出，老伯中掌直飛向後，身子連翻幾個斛斗，老伯一皺眉，心口頓時冒出黑血，原來蜂妖手掌長滿毒刺。

黑蜂妖橫舉手臂：「你喜歡玩火吧...」

此時仙氣聚在他手裡，仙氣直飛向身後的樹林，樹木上的怪火遇仙氣即時燒得猛然，頓時引出一條火路，燒在黑蜂妖的手上。老伯見狀，吆喝一聲：「熊兒，返落山！」但只見邱熊雙耳滿是鮮血，眼冒金星，迷迷糊糊，根本聽不到爺爺的叫喊。

蜂妖飛上半空，在上空盤旋，看準機會，直飛向老伯猛攻。老伯連中數擊，身上多處著火，跌倒在地。老伯知道，要救邱熊，只有一個辦法...老頭兀自一笑：「多謝你教識我一個火字...」一吸，怪火被他吸進肚內，見老伯全身開始脹紅，開始冒煙。

蜂妖見狀大笑：「凡人真係蠢，自焚算係乜野招式呀？」

老伯看著蜂妖口形，笑著回答：「你又知我係人？」

黑蜂妖一怔，老伯急不及待，張開大口，噴出大火，火追著仙氣直燒，撲向蜂妖，蜂妖一邊飛一邊避

開怪火：「無論你係人係鬼，真火始終會將你燒盡，你今日亦難逃一死！」

其實黑蜂妖所言非虛，但見到老伯經脈已開始被燃燒，嘴角亦慢慢焦黑起來。老伯定睛追著蜂妖：「到時定有你既蜂蜜救我！」黑蜂妖將手上的火弄熄：「蜂蜜救到火傷，但救唔到毒！」

見他全身突然冒出無數細小的毒刺，一邊避開火舌，一邊飛向老伯。黑蜂妖王動作靈敏非常，在老伯身上左閃右避，又多次刺中他，反觀老伯的火攻縱然利害，但打不到他，始終也是徒然。蜂妖見老伯左半邊身已經燒成焦碳，命不久矣，於是想著速戰速決，一招了結老伯。見他蜷縮著身子，身上的毒刺頓時凸出，黑蜂妖大喝一聲，毒刺竟從他身上飛出。嗖嗖，尖刺亂飛，老伯中刺，終於不支倒地，可憐邱熊亦被毒刺刺中，雖然傷勢不及老伯嚴重，但毒素之猛亦足夠令她即時腳步浮浮。

黑蜂妖站在老伯身旁，舉起右手，右手瞬間變成一枝巨刺：「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唔會殺你孫女...」

老伯是邱熊惟一的親人，眼見爺爺快要被殺，邱熊奮不顧身衝前，欲擋放黑蜂妖。

尖刺對準老伯直插過去，千鈞一髮間，一股渾厚的氣勁殺至，一抓將黑蜂妖打飛！邱熊望著，嚇得動也不動，眼前是一隻身形龐大的巨熊，巨熊面露奸笑：「乜你覺得木刻山只有一隻妖嘛？」

黑蜂妖口吐黑血：「殺我子孫既人係你？」

巨熊望著黑衣男：「黑玄兄，黑蜂蜜雖然算唔上世界珍寶，不過對我黎講都幾可口...」

巨熊望一望四周，見邱熊及老伯二人，續說：「黑玄兄長居木刻山多年，未知世間之大，放心，我會幫食埋佢地...」

黑蜂妖飛身上前，雙手頓變尖刺，直撲向巨熊，巨熊手掌輕輕一拍，黑玄整個被拍得皮開肉綻，然而熊掌旁亦泛起強大氣流，連隨身邊的樹木亦被吹歪！巨熊望望被毒刺所傷的手掌：「區區小毒，枉你係木刻山稱王多時...」

只見熊掌傷口迅速癒合，巨熊隨即拿起黑木，兩手一撕，張開血盆大口，把黑玄半身吞下肚。此時沙沙聲傳至，巨熊回身一望，見到邱熊竭力拖著爺爺，欲逃離此險地。巨熊見狀沉沉的問：「你想走去邊？」

但見邱熊沒有反應，原來邱熊雙耳早已變聾。巨熊大叫，聲波震暈了邱熊，連帶邱熊腰間的葫蘆亦掉下來，塞子鬆開，見黃色的蜂蜜緩緩流出。巨熊轉身走向邱熊，把她拿起，邱熊掙扎，但如此嬌小幼弱的女子身軀又豈能與巨熊匹敵。

巨熊提起邱熊，對老伯疑惑的問：「你究竟係人定妖？」

巨熊張開大口，準備把她整個吞下。老伯全身以無力氣，啞口無言，流下淚來...突然一把半透明的利器從遠處高速飛至，颼的一聲，巨熊突然瞬間倒地。

老伯嚇呆，抬頭一看，見包圍著木刻山上空的仙霧亦被刺開一個大洞，陽光終於照入木刻山，給大草地抹上一層淺黃色，葫蘆口流出的蜂蜜，亦頓時變得金光閃閃，晶瑩剔透。老伯再定睛一看，原來利器正是一把長劍。長劍甚為怪異，只見利劍慢慢由半透明變成白色，似是用白玉雕製，劍形奇特，劍身修長，仔細一看，劍上還刻有經文。

呼呼風聲，一少年飛身走近，手上拿著丫字形的白玉巨弓：「巨熊係我嘅獵物，受我所傷至逃到木刻山取黑蜂蜜治傷。世間妖精當道，就算你命薄...」

老伯摸著身邊的邱熊，虛弱道：「多謝公子相救...」

少年一笑：「我都係做生意啫，況而個女仔受黑蜂妖既毒所傷，睇怕都活唔長，我又何來相救...」

少年用二指夾住劍柄，拔出插在地上的白玉劍，劍突然變成透明，然後把劍插入腰間的劍匣中，老伯驟眼看還以為是沒有劍的劍匣。少年把巨弓掛在左肩，巨弓亦變成透明，然後右手把巨熊背在身後，轉身拂袖而去。老伯急忙叫住少年：「公子，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少年愕然...

《序篇 – 完》

《第一話》

木刻山下乃長樂鎮，亦是邱熊自小長大的地方，鎮內一片歌舞昇平，市集大街擺滿一個個小地攤，不過在地攤上叫賣的不是布公仔，木搖鼓此等小玩意，放滿的卻是不同種類的珍貴藥材，鎮內擠滿從各地慕名而來的買手，原來長樂鎮是個盛產草藥的地方。

一男子步履輕盈，一頭短髮，腰間配上一個空空的劍匣，背上披著一塊巨型熊皮，邊走邊跳的來到一家草藥店，此人正是手拿白玉弓劍的少年：「一口價，二百兩！」少年將手上的袋子拋到店主的枱前，然後伸出兩隻手指，自鳴得意的笑著。

「講好五十兩，幾時加左價？」

店主打開袋子，見是一個活生生的巨型熊膽，嚇一大跳：「咁大個！？」

少年見店主詫異反應，笑笑口：「一口價，三百兩！呢到有冇柚子皮賣呀？」

「又一口價！？我平時都係收開五六十兩咋喎！」

少年輕佻再道：「成個長樂鎮得你至有咁大個熊膽咋喎...一口價，三百五！仲有啲熊肝熊腸熊腦你要唔要？」

「.....要...要...」見巨型熊膽實屬罕見，店主無奈從櫃枱下取出一袋銀兩。

「咁呀？都...係一口價，四百兩啦！喂，我袋柚子皮呢？」

「好喇喎！再加價我真係買唔起架喎！」

「咁就四百兩啦...加多包橙皮添，每樣半斤...」店主氣結，只好再取出銀兩，然後從倉內抽出兩大袋果皮放在枱面，少年見狀，不禁哈哈奸笑起來。

「估唔到你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少俠，以後再有珍獸既內臟，記得搵我呀...」

少年收下銀兩，笑著點頭，然後將背上的熊皮放在枱面：「你估有邊個會買塊熊皮呢？」

店主望一望熊皮，赫見熊皮靈氣逼人，一雙熊目更露出嚇人殺氣，巨熊獠牙鋒利潔白，熊皮全身毫無破損，顯然是一等珍品。店主摸著熊皮，愛不惜手：「白府啦，長樂鎮嘅領主，係得佢地先出得起錢買你塊皮咋...」

少年一笑：「正合我意！塊野放係到先，轉頭帶埋的熊腸熊腦一次過畀你。」

少年留下熊皮，轉身離開。店主見少年要走，追問：「請問少俠既名號？」

少年笑著回話：「仲未諗到呀！」

少年揮一揮手，轉身而去，店主皺一皺眉頭，只覺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 ※※※ ※※※

正值黃昏，木刻山上，仙氣已經驅散，破碎的林木早已不見，換來的卻是一片焦土，相信是被邱熊爺爺的真火所燒，連帶一個個黑蜂巢亦被燒成灰炭，倒在地上，木刻山一片慘淡荒涼。

少年踏過焦土，走上山坡，穿過焦林，見旁邊有一個山洞，洞口有一處火堆。少年隨手拿起一枝火把，步入山洞，見到邱熊一個人呆坐在洞內。少年從背包上取出十多個大包，交給邱熊。邱熊邊流著淚邊問：「我爺爺去左邊呀？」

少年一臉輕佻，嘻皮笑臉：「唔知喎，不過臨走前已經將你賣左畀我喇...我既新玩具...」

邱熊淚如雨下：「我爺爺唔會掠低我架！」

少年見邱熊不吃大包，於是自己搶了一個，搥著麪包皮來吃：「唔知你地咁多咩，總之你就係我既...」

少年續說：「...如果唔係得我用蜂蜜救返你，你早就變左一條死屍...」

「黑蜂蜜係我架！」邱熊邊哭邊叫。

「但係係我幫你搽喎！」

「你偷我野用仲聲大夾惡！」

「我唔偷，你仲係一條聾左既死屍！」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吵得像一對沒教養的小孩。邱熊根本未知自己中毒一事，只見與少年愈罵愈激動，最後忍不住大哭起來！少年見邱熊大哭，憐憫之心頓起，一時之間亦不敢反駁：「你爺爺...佢冇事，不過被隻妖精捉走左...」

少年胡亂撒一個謊，然後遞上包子：「所以你先要食多啲野，魚肉包可以恢復體力...到時再搵你爺爺。」

邱熊仍舊哭著，但見少年亦不無道理，於是邊哭邊接過大包狼吞，一瞬間就連吞七八個。少年續說：「你爺爺想你好好做人，而家先好好休息，唔好諗太多喇。」說罷，邱熊就緩緩睡著，靠依在少年肩膀上。

少年一笑，掉下手中的包子，放平邱熊，溫柔的道：「傻仔，食左咁多個，夠你瞓到聽朝喇。」

此時，見到少年仔細的檢查著邱熊雙耳，心道：「真係咁厲害？」然後又輕解邱熊上衣。

邱熊的外衣一件件被卸下，只見少年亦開始臉紅耳熱，手心冒汗，除至最後一件內衣，已經緊張得血脈沸騰，頭部充血。少年緩緩拉開衣帶，然後手執邱熊內衣的衣領，喃喃：「我都係幫人啫...但係咁咪毀人清白...我買得蒙汗藥就預左啦...其實我可以叫佢自己睇架...同佢講咪嚇親佢...一下就可以，好，只睇一眼。」少年閉目深吸一口氣，鼓起勇氣，口裡盡是唸著經文，然後一定神，用力一拉，把邱熊的內衣拉開。

※※※ ※※※ ※※※

「公子，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邱老伯虛弱的道。

白玉弓少年臉色一轉，變得冷漠起來：「行善積德，再非我所為。」

「就當同老夫做生意，一個城鎮，換我孫女性命...」少年愕然...

白玉劍輕輕一劃，把熊妖的胸膛開了一個小洞，傷口頓時血流如注。少年拿著磨尖的石頭，伸入傷口內，靈巧的割了幾下，然後伸手入內，把熊妖的心臟抽出，只見黏附著黏膜與血絲的心臟怦怦跳動，渾然有勁。「真係可以？」

少年疑惑問道。「仙氣聚於心，發於心，將熊心移植，就可借妖熊仙氣，救我孫女一命...」

河流流過黑血，少年聽著老伯的指導，先替邱熊放清身上血水，然後割開邱熊胸口，翻開胸骨，取出邱熊心臟。見邱熊已經面無血色，全身蒼白，活像一個死人般躺在地上。少年再替邱熊換上熊心，然後用黑蜂蜜將血管、骨骼以及一切傷口接駁上。

「畢拍...畢拍...」雖然邱熊毫無氣息，但仍然傳出響徹的心跳聲。少年替邱熊換上熊心，然後找來白布抹著自己沾血的手：「有件事我唔係好明...」

少年緊皺眉頭續說：「明明係妖，點解你總係講仙氣？」

老伯身上的火燼沿血脈由左半身蔓延至右半身，一聲長嘆：「你可知仙氣同妖氣有咩分別？」

「用之以惡為妖，用之以善為仙。」

「那...你可見過神仙嗎？」少年聽罷，默然不語，若有所思。

老伯續道：「點解天下妖邪會當道？點解萬物有能力修煉千年而不死？點解你我能夠駕馭仙氣，可以奇門遁甲，呼風喚雨？如果神仙行既係正道，何以又唔下凡間平定如今亂世？」少年未懂回答，或許少年心底也有同樣問號。

「所謂人間本有常，其實千百年前，冇所為仙氣妖氣...只是直至某日，一群厭倦長生不死，自稱為『神』既族人出現...」

「所謂『神』，都只不過係一個種族？」少年愕然。

「『神』將仙術賜於萬物，眾生修得奇術，開始有各種法力。世人割據不同領地自立為領主，半獸人如蚩尤女媧的出現，牛、馬、龍、蛇、蠶、貔、虎等部落相繼冒起，熊妖蜂妖等由各類野獸修煉的妖邪，一切一切，始源於『神』...」

「你似乎意有所指啲...」少年平淡回應。

「仙術...乃分化凡人既引線，亦係戰爭既序，眾生一直唔明白所謂『神』既目的，其實只為侵略...」老伯回答。

※※※ ※※※ ※※※

邱熊上身頓時赤裸，露出白滑的皮膚及胸脯，傷口已經癒合，少年望著痊癒的邱熊，終於舒一口氣。替著邱熊穿過衣服，自己亦在洞內找個位置躺下，然後想起邱老伯的話...

一夜過後，晨光初露，只見山洞外的天空萬里無雲，碧空如洗。山洞口的火堆早已熄掉，陽光照入山洞，把少年照醒。少年揉一揉雙眼，橫目四顧，竟然發現邱熊不見了，少年大驚！

※※※ ※※※ ※※※

滾滾沙塵，遠離木刻山百餘里，就是如今被黃沙覆蓋的白水城。見城樓外兩旁盡是枯黃的林木，山河涸乾，河道反常地裝著金黃色的沙子，沙子像水般洶湧流動，雖時至四月，但仍不見江河蹤跡。

白水城城內，見到百姓拿著盆子，紛紛排在城正中間一個巨型井口前。士兵從井口裡打出一桶桶的泉水，然後倒在百姓的盆子裡。其實白水城本是個溫泉帶，而且城內水井處處，居民從來沒有擔心過水源的問題，但如今細心一看，各處的水井打出來的竟變成是沙子，城內就只得人稱龍皇井的井口仍然有水，百姓個個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城內盡是一片哭喊聲，屍橫遍野，不少是因為缺水至死，其餘的就因疫疾而亡。

站在城樓之上，是一個威風凜凜，滿面鬍子的大將軍。將軍雖身長只有六呎，但雙手異上壯健，手掌比平常男子大兩倍，有傳他可以一手同時將兩個頭顱捏碎，手力之大，強得驚人。將軍遠眺城內苦況，若有所思。「萬將軍，龍皇井都快見底喇。」一個小兵上前急道。萬將軍未有答話，沉默不語。

站在萬將軍旁邊，是一身黑袍，身形圓潤的馬軍師，馬軍師一臉驚惶失措：「再唔出兵將沙軍打低，恐怖白水城的百姓遲早渴死，萬將軍，快啲做決定啦！」見軍師捧著一個木盤，盤上放著一對由黑鋼所鑄的巨型裝甲手套，手指尖出，手背則是一片片鐵甲鱗片。

萬將軍望著手套，猶豫：「出兵亦只係塗炭生靈，唔通白水城既百姓就再無選擇咩，馬先生？」

馬軍師一搖頭：「只怪我馬黃想唔出其他對策...」

萬將軍抽一口氣，戴上手套，只是輕輕將手放在城牆上。突然轟的一聲，城樓上的牆壁竟然因受不住重力而被壓至爆裂，萬將軍嘆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萬某必千倍奉還！」

《第一話完》

《第二話》

《第二話》

長樂鎮內，市集大街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大街末端，有一座碩大的府邸，府邸外牆用上朱紅色的油漆，但細心一看，漆上竟然雕著暗花，原來是一幅幅纖細精緻，價值連城的剔紅。大門外則放著兩座純金鑄製的獅子，獅子栩栩如生，氣勢豪邁，見門上掛著一塊大門牌「白府」。

白府寢室，沒有擺放著任何掛飾，因為純金製的牆身已是絕佳的擺設，金牆刻上一幅又一幅的名畫，連柱子被雕成猛獸，雖然是白府，但府內卻找不到一點白色。寢室內站著一個戴著金面具的老頭，此人正是富甲一方，長樂鎮的領主，富商白震山，只見老頭陰沈，似乎是等著甚麼。

「老爺，鯨已經入甕喇。」一個管家走入房。

金面具下藏著的，是老頭深沉的奸笑：「我要佢既秘方，換取我匡兒既性命，事成之後就將之殺掉。」

管家點頭，扶著白震山步出寢室。二人走到大庭，見內堂中放著一張大圓枱，枱上擺著食之不盡的佳餚，而坐在大圓枱之上，控制不了自己大吃大喝的，竟然是失蹤了的邱熊！老頭見到邱熊，隨即變得溫柔，安慰說道：「邱姑娘唔駛擔心，老夫一定會搵返邱老伯...」

※※※ ※※※ ※※※

時至月夜，白府廂房內見到邱熊正調配著邱氏草藥，見只她手上掛著一個小金鈴，每逢一動，金鈴都會響起清脆的唧唧聲。突然一陣清風，將窗門吹開，邱熊望向窗口，只見窗口已經坐著那個拿白玉弓劍的少年。見少年披著熊皮，月光映照少年分明的輪廓，雙眉斜飛，一臉帥氣：「黑蜂皇已死，呢壺蜂蜜好可能係最後一壺...」

邱熊驚邱氏草藥的秘密外洩，於是即收起黑蜂蜜，急忙間不小心把葫蘆打翻，金黃的蜜糖從瓶口流出。唧唧聲一直響著，聽得少年眉頭緊皺，少年一個閃身跳入房內，但見他輕功厲害，一個箭步已跳到邱熊身後，一手拿起葫蘆。

邱熊大驚：「你點解會係到架？」

少年用手指抹淨瓶口流出的蜜糖，然後把蜜嚐著：「邊到有生意做，我就去邊到！...估唔到又幾好味啲！」

如少年所言，天下間就只淨下這一壺黑蜂蜜，見著少年把蜂蜜一口一口的嚐著，邱熊心裡更是著急：「畀返個葫蘆我！」

「你都已經係我既，畀個葫蘆你同放係我到，有分別咩？」少年自顧自的吃著。

「冇左佢...白領主就唔肯搵爺爺！白領主個仔白匡身受重傷，只要我救得返佢，白領主就係派人去搵爺爺...」

只見少年搖搖頭：「白氏父子作孽太深，佢個仔白匡早死只怕係因果循環，你救唔返佢，況且白老頭

一心想呢你草藥既配方，根本無心救你爺爺。」「白領主同我爺爺數有交情，你知乜乜野丫！」

「講極都唔明！」少年一手摟著葫蘆，身子一躍，衝出廂房。邱熊一驚，亦立刻跟隨出去，只見走廊漆黑一片，杳無人影。

邱熊一向膽小，但想著要盡快搶回葫蘆，於是硬著頭皮，沿著走廊直走。白府倘大，金碧輝煌，但奇怪的是全府竟然找不著一盞油燈。木製的地板發出吱吱的響聲，邱熊一邊按住小金鈴，一邊摸著牆身，提起腳步輕輕的走著，愈走愈驚，但見府內九曲十三彎，只走了一段小路，邱熊都已經忘了方向。

「喂，你係邊呀？唔好玩啦...」邱熊不敢朗聲大叫，一來怕會吵聲白府上下，二來又不想張揚蜂蜜被少年偷走的事，怕草藥的祕密被白府知道，到時白震山再沒有用到自己之處，派人找爺爺的事就更是難成。

無論邱熊如何放輕腳步，地板都總會發出吱吱聲響，靈機一動，邱熊立時駐足，心道：「除非佢識飛啫，如果唔係我實聽到佢乜吱吱聲架！」

於是邱熊抱膝蹲下，閉起雙眼，張注意力放在耳朵上，豎起耳朵，細耳傾聽。清風從走廊的小窗花吹入，發出幽幽的呼呼聲，走廊外大樹枝葉亂撞的喀嚓聲，寂靜的四周令邱熊的呼吸聲變大，怦怦心跳聲亦愈變響亮，連衣物磨擦身體所發出沙沙聲...

「邱姑娘，你係到做咩呀？」邱熊一嚇大叫，連隨退後幾步，月光從窗花透入，見是白震山。

「我...呢到咁大，我唔識走返間房之嘛...」

白震山點點頭：「調配好草藥就早乜休息...」

白震山帶邱熊回廂房，震山看著廂房，狐疑：「係咪有人黎過？」

邱熊驚愕：「無！我調藥既時候係會有乜亂架...」

邱熊裝起笑臉，連聲道謝白震山帶自己帶回廂房，把白騙過。邱熊回望，只見葫蘆原來已放在案子上。

※※※ ※※※ ※※※

一夜過去，晨光初現，白水城外戰鼓響起，數以百計白水城勇士向敵軍前衝著，但阻擋他們的，竟是一個個由黃沙雕造的士兵！雖然看不到沙兵的五官，但見每個身形卻各異，有的身高膀闊高頭大馬，有的卻似身材瘦長神色剽悍，驟眼看似是一群啡黃色的士兵。

雖然沙兵怪異非常，但白水城的將士均面無懼色。兩軍對壘，沙兵動作顯然較緩慢，像個被操控著的死士。每當沙兵被砍傷時，都會掩著傷口，面露慘痛神色。若果以一敵一，勇士們絕對有必勝的把握，可是沙軍的厲害之處，在於數量，每當有一個沙兵倒下，黃沙之下就會再有一個新的沙兵冒出，沒完沒了。

不僅戰地上的白水城勇士面對嚴峻處境，城內居民情況亦難逃一劫，一片慘況。載滿黃沙的水井竟然成了敵軍攻城的人口，一個個沙兵從井裡冒出，城內婦孺見狀亦為之震驚，紛紛慌忙逃走，有的躲在小屋內，有的則攀上屋頂和大樹。但見沙兵見人即殺，又踢門闖入屋內，似是大肆搜掠。

另一邊廂，沙兵軍營外，只站著一個身穿淡紅色長袍，龍鍾委瑣的老人，老人撫弄著自己的白鬍子，甚狀滿意。時有一小兵走上前：「老先生，裴領主問需唔要兵將支援？」

只見老人搖頭：「區區千餘人，我袁飛一個就綽綽有餘！」小兵聽罷只好回去覆命。

突然，一個雄壯的身影催馬狂奔而至，塵沙吹開，終於見得清身影，此人原來是萬將軍！萬將軍見到袁老頭，眉頭一皺：「就只有你？」

「你眼中一人，此處卻藏百人！」

「屁話！裝神弄鬼！」

「袁某只懂弄鬼，不懂裝神，也許將軍被邪魔瞞騙太久，已經分唔清真與偽...」怦怦...怦怦...四周突然傳來無數的心跳聲，一個個沙兵在黃沙上冒出，將萬將軍包圍住。萬將軍被眼前怪異景況一嚇，只見袁老頭慢慢退於沙兵身後，眾沙兵與萬將軍對峙，劍拔弩張！

※※※ ※※※ ※※※

白府之內，見邱熊奉著已經調配好的邱氏草藥，隨著白震山走入白匡寢室。寢室內充斥著腐肉的惡臭，帶著金面具的白匡躺在床上，管家揭開蓋著少主的披子，見白匡全身似被火燒過般，一身爛肉，滲著血水，甚狀恐怖。

邱熊望著白匡，顯然面有難色，但為救爺爺，亦管不了這麼多，用草藥塗在其身上。白震山焦急不堪，來來回回的走著，彷彿熱窩上的螞蟻。不消一刻，邱熊已在白匡全身塗上草藥。

神奇地，白匡的身體上的爛肉竟然生長起來，肉與肉之間互相接連，啡黑的血水收乾，草藥滲出淡黃的蜂蜜，皮膚吸收了蜂蜜，漸漸回復血色，傷口處凝結起金黃色的焦。

白震山大喜：「匡兒！你冇事喇？」

白匡慢慢張開眼：「爹...」

管家見狀亦上前扶起少主。白震山開心得喜上眉梢：「邱熊，你真係盡得邱老伯既真傳...」

「我家傳既草藥既可以治癒一切破損砍傷，又能生肌長肉，當然利害...」

「睇怕利害既唔係草藥，而係你壺蜜糖...」時白震山竟然從袖中取出邱熊的蜂蜜！

邱熊見狀詫異：「你幾時偷架？」

白震山大笑，續說：「我仲以為咩草藥咁巴閉，只不過係加左呢種神奇既蜜糖，你住得係我廂房，休想有野瞞到我！」

此時，二人身後傳來怪聲，白匡全身擅抖，嚇得管家大叫倒地。只見白匡似是全身都癢癢的，不斷搔著自己身體，同時一根根白毛從身體長出來。

「好痕呀！」白匡控制不了自己，發狂亂抓，面罩都掉在地上，邱熊嚇得後退幾步，看著白匡臉相怪異，扁細的鼻子兩旁有幾根幼長的鬚鬚，碧綠的眼睛圓大，瞳孔呈橢圓形，牙齒銳利異常，手指長出又尖又長的指甲，長滿長長白毛，「喵...」

「怪...怪物呀...」邱熊嚇得目瞪口呆。

此時身後傳出白震山的聲音：「中原應該較少見到我地，你究竟係草藥到落左咁咩？」

一雙利爪從邱熊身後伸出，架在她的頸項上，邱熊回頭，見白震山脫下面罩，露出一樣的貓相：「既然都得到神奇蜜糖，你已經冇利用價值...」

《第二話完》

《第三話》

《獵神 – 第三話》

白府之內，管家被白氏父子的怪相嚇得屁滾尿流，急忙爬出白匡寢室，白匡見狀一笑，利爪迅速伸出，一抓把管家的頭抓甩，坐在寢室門前把玩著管家的圓圓的頭顱。

邱熊驚惶，猛自搖頭：「唔關我事架，我唔知點解會咁架！」

「爹，係柚子皮呀...」白匡的身體似乎不再痕癢。

白震山笑著搖頭：「來生再黎探我地，記得唔好帶柚皮...」

「咁帶個橙都得掛？」一把男聲從窗傳入，白震山回頭，迎來的竟是一撒用橙皮及柚子皮磨成的粉末，白震山打一個噴嚏，全身不其然痕癢起來。邱熊回頭，見一披著熊皮的男子撞破窗花跳入，此人正就是少年。

「都話左佢地唔係好人！」少年一抽，將白震山遠摔到牆邊。但見白震山動作極為敏捷靈活，此一摔竟然沒將震山摔倒，反而震山一個反身，雙手雙腳穩妥的釘在牆腳。邱熊大驚，拿起震山跌在地上的蜂蜜，跑到牆的另一邊，白匡的床角後並躲起來。

少年見邱熊舉動閃縮鬼祟，亦不禁一笑，然後回頭輕笑著白氏父子：「修練得個百年，就學人做領主？咁我都得啦！」

「阿爹，佢整爛左我塊金窗花！」白匡不滿：

少年四顧室內精緻的擺設及佈置：「你話塊熊皮放邊好呢？」

白震山鎮定的問：「你究竟係咩人？」

「賣熊皮嘅人，小姓白，名匡。」少年回話。

房內眾人為之一愕，白匡反應極大：「放屁！你又叫白匡？」

白匡隨即衝上，一雙利爪正向少年心口間打一個交叉，少年見狀，隨意向身旁的案子一踢，案子直飛向白匡，把白匡直撞向房門。

「我張老紅酸枝製既翹頭案子！」震山見少年武功非淺，冷靜問道：「你話你賣熊皮，何故又要作弄我地父子二人！？」

「偷呃拐騙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非禮心細路女摸心細路哥去茅廁唔洗手講大話唔眨眼買棺材唔知碇樣樣都冇所謂...最緊要係你個身份值錢...」少年凝視著室內一切佈置，似乎甚是滿意...

※※※ ※※※ ※※※

沙兵軍營外戰場，萬將軍正以一人之力，力拼百個沙兵。一雙巨人之臂揮舞著，一托一摔，將百多個

沙兵打得粉碎。其實對於萬將軍而言，這種程度的戰鬥只屬小菜一碟，只是在他心中卻另有憂慮，萬將軍邊打邊道：「呢个怪物究竟係咩一回事？」

沙兵一個一個被擊倒，但又從沙裡一個一個冒起，前仆後繼，帶著不死意志。袁飛冷冷的望著萬，冷道：「佢地唔係怪物...」

另一邊，白水城內驚惶一片，只見軍師馬黃身穿軍服一臉焦急，縱馬急馳趕至萬家府。馬黃下馬直衝入萬府，左穿右插，走到一個寢室推門而至。見室內，有一個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的男子背向馬黃，緩緩回頭。

※※※ ※※※ ※※※

白震山向白匡打了一個眼色，兩隻貓妖一擁而上，並駕齊驅。此時老貓妖白震山雙腳一蹬，使勁發力首先衝向少年。少年正準備接招之際，白震山卻是一記閃身，走過少年直衝至牆壁。

少年大感詫異：「老貓妖想要乜野詭計！」然而，少年未及細想，小貓妖白匡亦隨之而來。小貓妖舉起左掌逼近，見掌上五指及掌心都長著肉球，每根手指又短又圓，指頭長出細長的利爪。

但見少年氣定神閒，抬起右腿用力一踏，將小貓妖的左掌牢牢的釘在地上。此時，少年身後傳出嗖的一響，原來老貓妖已經隨聲而至，利用牆壁迅速反彈並撲到寢室正中間。

少年未及回頭一看，身後一雙利爪已經趕至少年右腰間。雖然此擊未及要害，不過少年從來打得小心，絕不會讓自己無緣無故白受傷害，少年右腳提起，翻身左轉，巧妙的避過老貓妖的攻擊，然而，小貓妖的左掌卻就解困。

老貓妖動作靈巧矯健，右腿一踏，又跳上少年上方的天花。小貓妖左掌逃脫，旋即走到少年身後，又再發動攻勢。小貓妖四腿盤纏著少年雙腳，少年一愕，只見老貓妖從上而下俯衝，露出猙獰笑容。

老貓妖雙爪向少年連削，少年腰背用力，向後急仰，先避過首數爪，然而老貓妖收招再發，爪光閃動，數根利爪又要撲到。

危急之下，只見少年鎮定，竟然意想不到的順勢繼續向後拗，拍的一聲，整個人結結實實跌在地上，壓住了身下的小貓妖，然後再用力翻滾，避開了老貓妖的殺招之餘，又鬆開了小貓妖的纏鎖。

兩妖其實功力並非深厚，正如少年所說，只僅得百年功力，但是兩妖進退趨避，去留攻守猶如一人，四爪四腿連環進出，緊密異常。少年雖然武功非淺，卻霎時間給二妖的進擊纏上。

邱熊看得心急，雖然對少年並無好感，但是深知道如果少年被打敗，自己亦難逃死劫，縱然萬個不願，也得要為少年打氣。

轉眼間，三人已鬥過數十個回合，雙方亦佔不上點半上風，只見兩妖動作愈來愈快，就連旁觀的邱熊，雙眼都開始追不上去。

「或者我父子二人內功未夠，但係只要被我與匡兒同時纏上，睇怕要全身而退亦非易事...」老貓妖邊打邊道。

確實，雖然雙方看似旗鼓相當，但兩妖招招殺著，反觀少年只是左閃右避，連反擊的機會亦不多見

·長此下去，少年最終難逃一敗。

「都三四十個回合...」但見少年愈打得快，臉上表情愈是寬容「...點解你地仲未傷到我？」

兩妖聽罷大怒，左出一爪，右出一勾，打得呼呼風響。突然，少年從腰間一抽，右手在半空中亂舞，只見少年手裡空無一物，但卻竟然揮出強勁劍風，將兩妖分隔。少年左手再渾勁，一記「大迴手」將小貓妖轉了個筋斗，並打向牆角。轟的一響，只見小貓妖半身已陷入牆身。

少年未等老貓妖反應，連踢兩腳，將其踢向另一邊牆。老貓妖受少年直撞牆身，震力差點令老貓妖昏厥，老貓妖回過神來，正欲衝前反擊，此時卻被少年起腳架在自己身上。

少年腿力驚人，將貓妖狠狠壓在牆身，動彈不得。少年雙手緩緩的憑空做出拉弓動作，指向老貓妖！

「你地既產業，我收下喇...」少年微微笑著，手中漸漸現出半透明的白玉弓，玉弓上架上白玉劍，劍尖原來早已指向老貓妖！

老貓妖輕輕一笑「睇怕你開心得太早...」少年不明所以。

時少年身後傳出呼叫聲，少年回頭一看，見重傷的小貓妖捉住躲在一角的邱熊，少年看著一愕！

「想奪我身份做長樂鎮領主？得！就搵佢陪葬！」

「隨便你，玩具我隨時都買到個...」

「匡兒，動手！」小貓妖不假思索，隨即伸出利爪，準備向邱熊頸項界下去...

「咪住！」少年垂一頭，放鬆手腳「...我應承過個老頭照顧佢...」

大貓妖一笑，反手把少年壓在地上，「咁睇喇你要失信於人...」

小貓妖露出妖笑，利爪貼近邱熊頸子，然後狠狠的一割！

※※※ ※※※ ※※※

沙兵軍營外戰場，萬將軍仍與沙兵惡鬥中，萬將軍欲速戰速決，手上裝甲噴出仙氣，張開右手用力一插，將半臂直插黃沙中，再運勁一撥，黃土即時捲起巨浪，巨浪掩沒前方沙兵，更直撲向袁飛！袁飛沒躲沒避，鎮定望著洶湧沙浪，只見沙兵即時湧上，用身體替袁飛擋下萬將軍的一記猛攻，沙子頓時傳出一陣哀號。

淚水滴在黃土之上，見袁飛老淚縱橫：「二十年前，裴家莊收留左一位無家可歸既流浪客。知道居民每日都要到數里外既山泉取水，為表答謝，流浪客於是係城內起左個巨井，作居民打水之用。安定既日子才過一年，和平既莊園開始受到外敵來襲，於是流浪客賜仙術於領主，好等領主可以保衛家國。領主得仙術之後力大無窮，漸漸更迷戀上呢種力量...」

激戰濺起一陣陣黃沙，塵土瀰漫四周，萬將軍每揮一拳，手套都發出駭人的震動。只見萬舉起雙手吆喝一聲，連隨猛力打向黃土之上，轟隆巨聲，懾人的力量將百個沙兵都震碎！

袁飛馬步站穩，續道：「世間從來沒有長勝之師，大概十年前的一個晚上，裴軍首嘗敗陣，退入莊園。流浪客為左趕絕敵軍，於是引兵入莊，然後一把火將裴家莊同敵軍一同燒毀，自己則逃去無蹤。」

萬將軍亦步亦趨，沉實的道：「你唔係話莊內有巨井咩？」

袁飛搖頭：「正當裴家既人想用井水救火，先發現井水已乾，連帶數里外既山泉都變得枯乾一片，呢個時候，裴家先知巨井將四周既水都吸乾...」

萬將軍走到袁飛面前：「你係話白水城既龍王井係妖井？」

袁飛再道：「井無分正邪，真正既妖係流浪客...故事一直循環，當日既入侵者換成今日既沙兵，當日既受害者就變成今日既白水城萬軍！」

「一派糊言！」萬將軍正想走近，突然發現雙腳竟被沙子封住，原來激戰翻起的沙子黏在萬身上，沙子愈積愈多，萬將軍則愈感沉重，此時一個沙兵從黃上冒出並撲向萬，見萬全身已被沙牢牢鎖住，袁飛道：「就等你成為我手底下既一員猛將！」

《第三話完》

《第四話》

獵神 – 第四話

小貓妖白匡暗暗露出奸笑，銳利的貓爪貼近邱熊頸子。見利爪的尖端刺進邱熊頸項左側的天容穴，狠狠一割，爪子劃破扶突、人迎、剖開咽門，再到頸右方的水突、缺盆，止於上橫骨。

頸項密集人體各重要穴位，當中缺盆穴更是人生大穴，十二經脈循行必經之處，特別以肺、胃、膽、膀胱等經筋亦集結於缺盆，貓妖如此一割，除將邱紅的任督二脈都通通割破，等於同時傷及邱熊全身臟腑...

只見一道殷紅的血痕漸漸顯現，鮮血頓時從爪痕中如泉湧般猛流而下，邱熊驚恐不已，雙手嘗試掩住傷口，但見深紅的鮮血從邱熊指隙中直流，按也按不住...

以少年武功，其實要取兩妖首級絕非難事，只是少年江湖歷練未夠，小貓妖脅持邱熊一剎，一時大意被老貓妖暗算反壓在地上。

小貓妖兩手一放，邱熊隨聲倒地，連帶身上的黑蜂蜜亦跌在不遠處。邱熊命懸一線，見少年被牢牢緊壓，如今可救自己性命的就只有眼前一壺黑蜂蜜，蜂蜜雖可生肌活血，但若然心臟一停，恐怕將蜂蜜喝光亦是得物無用。

因此，邱熊自救的惟一辦法，就要在鮮血流光之前，用黑蜂蜜治癒頸項傷勢。

「臭貓，精既就即刻殺左我！如果唔係我定將你亂刀分屍！」少年看準邱熊之計，借意引開兩妖。

此話一出，少年頃刻間慘叫起來，邱熊一瞥，原來老貓妖將五指直插少年，爪子直穿少年背部，將兩側肩胛骨鎖住。肩胛骨亦有別名，叫作琵琶骨，此骨一鎖，無論傷者武功再高，亦難使出半點功力，更遑論引發仙氣。

老貓妖一抽，把少年抽起，少年痛極大叫。小貓妖見狀奸笑，話也不多，立時上前一陣肘撞膝蹬，面對貓妖狠揍，少年豪無還擊之力。

虛弱的邱熊凝目望著少年，一陣痛楚由心而發，但如今形勢急迫，看著地上的鮮血愈來愈多，自己亦別無他法，只得偷偷的伸手去取蜂蜜自救。

「臭小子，將我價值連城既傢俱都砸爛！」小貓妖邊打邊破口大罵。

「呸...你奶奶...等我郁得返，實將你個扁鼻打到凹入去...」少年雖然軟弱無力，但粗言穢語仍滾滾而出...

「哈哈...」老貓妖大笑：「你以為咁就有用？」少年聽著，一愕。

但見邱熊伸盡手，指尖碰到葫蘆，邱熊緩緩的把葫蘆拉近。此時，葫蘆竟然被人從邱熊手中拿走，邱熊一抬頭，見是小貓妖...

老貓妖在少年耳邊輕聲道著：「蜂蜜既奇效我見識過，我唔會畀呢個機會你...」

小貓妖拿起蜂蜜，藏在手袖內：「差人畀你得逞添...」

邱熊的鮮血快要流光，眼前境物漸變模糊，眼皮亦愈來愈重，邱熊失去知覺，動也不動...「畢拍.....畢拍...」...

望著邱熊被殺，少年竟然有一種莫名的心痛，那不是失守承諾的自責，那是一種失去至親的傷痛。少年盡力掙扎，但奈何琵琶骨一穿，身體已經軟弱無力，少年愈是亂動，雙肩更是痛楚難當。

「諗到點同邱老伯交代未？因為你好快就會落去見佢。」老貓妖舉起另一隻手，準備向少年的後腦直插...

「砰！」少年絕望之際，寢室內竟然發出巨響，小貓妖竟然被打飛，撞破牆身直飛出室外！見地上滿是瓷器的碎片，少年回頭一看，竟然是邱熊！

邱熊自己亦愕然，原本只是想把小貓妖打暈，於是出盡全力用花瓶砸向貓妖，豈料自己的力度過猛，竟然把貓妖直撞出門外。

除了邱熊，少年與老貓妖更是錯愕，邱熊竟然復生，身上的傷亦自動癒合，不留一點痕跡。「難度地上的血是假的嗎？是他們的計嗎？」老貓妖百思不得其解。

「唔好發呆！救我！」少年大叫，雖然想不透原因，但如此機會，錯過了就是必死無疑。

邱熊再隨手撿起一個玉枕头，向老貓妖擲過去。只見玉枕去勢飛快，威力甚猛，老貓妖與少年無不驚訝，貓妖情急下閃身避開，連帶插在少年身上的爪子亦鬆開...

一聲巨響，玉枕头雖然落空，但卻一陣猛風，威力嚇人，老貓妖心頭一震，想不到除了少年，這小妮子的功力亦驚人。

一記『地堂腿』，老貓妖被踢得倒地，少年高舉手上的白玉劍，向下一揮，一陣慘叫，將貓妖的頭割下來！

少年再閉起雙目，左手拿起丫形巨弓，右手把白玉劍架在弓上。平常的弓箭只配上的一條直弓弦，但此巨弓卻用上一條三頭弓弦，連上各弓端，形成一個看似是枒叉的三頭弓。

少年用力一拉，耳朵細聽萬物聲音，然後指頭一放，弓上的白玉劍如箭般射出，破壁飛出寢室！宅外傳來慘叫聲，原來是小貓妖死前的一陣哀鳴。

少年回頭，細道：「從此以後，我就係白匡...」

※※※

※※※

※※※

白府之外，擠滿人群，只白府前築起一座高台，上面站著一個戴金面罩的男子。

「今朝有妖精來襲...」男子緩緩道著。

「為保長樂鎮既安危，家父與妖精對抗...此妖法力高強，年紀老邁既家父不幸死於妖精之下...」

台下群眾哄動，眾人無不接頭接耳。

「幸得先祖庇佑，我總算幫助家父報仇...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為左長樂鎮既福祉，我將會接手家父既領主之位，長樂鎮既領主將會由我...白匡當上！」

面罩男脫開面具，見是白玉少年——白匡！

※※※ ※※※ ※※※

沙兵軍營，見插滿裴家軍旗，袁飛帶勝歸來，向裴家莊首領覆命。只見軍帳只有三個士兵，人丁凋零，袁飛直走入主軍帳內。

「多謝袁老先生相助...」一個皮膚透白、唇色淺紅，一身蔚藍書生袍的青年跪在袁飛面前，與幾個士兵五體投地的答謝袁老人。

「蝶生多禮...請起喇...」

書生點過頭，旁邊的士兵連隨上前欲扶起書生，豈料書生一借力，手卻穿透過士兵們，眾士兵未敢說話，默默垂頭，書生卻報以一笑。

「仲未習慣呢個身體？」袁飛問著。

「呢個都稱唔上咩身體...」書生苦笑，然後整個人輕飄飄的站起。

「萬將軍已死，下一步只要攻入白水城，裴家莊既仇就可以作個了斷...」袁飛安慰道。

原來書生就是當年被屠殺的裴家莊裴領主之子裴蝶生，當年裴家本著善心收留過一位流浪客，誰料就此惹上滅門之禍。

「幸得老先生用仙法招回我既魂魄，好等蝶生可以重回陽間...」

「你要多謝身後三個家僕...前啲打動老夫，老夫都唔會出山助你一臂，只可惜找唔到裴領主既屍首，若果唔係你地就可以一家團聚。」袁飛一嘆。

軼聞往事此刻湧上心頭，在旁三個士兵無一不潸然淚下，痛心欲絕，黯然俯首。

「就請老先生幫蝶生手刃仇人，大恩大德，裴家永世難忘。」看著三個家兵，蝶生自責無能，同時又無可奈何。

「但我唔打算幫你殺死仇人...」袁飛搖頭。蝶生聞言一愕，大驚得雙瞳放大。

袁飛從衣袖間取出一把精鋼所鑄的黑匕首。見匕首與一般小刀無異，只是匕首並無刀鞘，刀口與刀柄用上同一黑物料，看起來更重更穩，刀身沒有接縫，稍稍長細，外形極為簡單普通。

袁飛將黑匕首交給蝶生。

「袁先生，我以為魂，又點會拗得到呢？」蝶生一愕。

只見袁飛笑著，自信滿滿。

蝶生深自躊躇，戰戰兢兢的提起左手相接，手指穿透袁飛手背，卻竟然在匕首處停住。

「此黑刀乃惟一可穿梭陰陽兩界之物，若要報上殺父之仇，就唔可以再軟弱。」

蝶生倏然間瞪目結舌，三個家兵更是驚喜萬分，因為這是他重生以來首次再觸及陽間之物。

「雖然稱唔上神兵利器，老夫只希望你可以好好善用，從今以後，佢就係你既配刀。」

「多謝前輩賜刀！」家兵跪下感謝。

「仇怨一報，蝶生定必將黑刀歸還！」寒氣透骨，隱隱發散，蝶生手提黑匕首，自知不可再軟弱...

《第四話完》